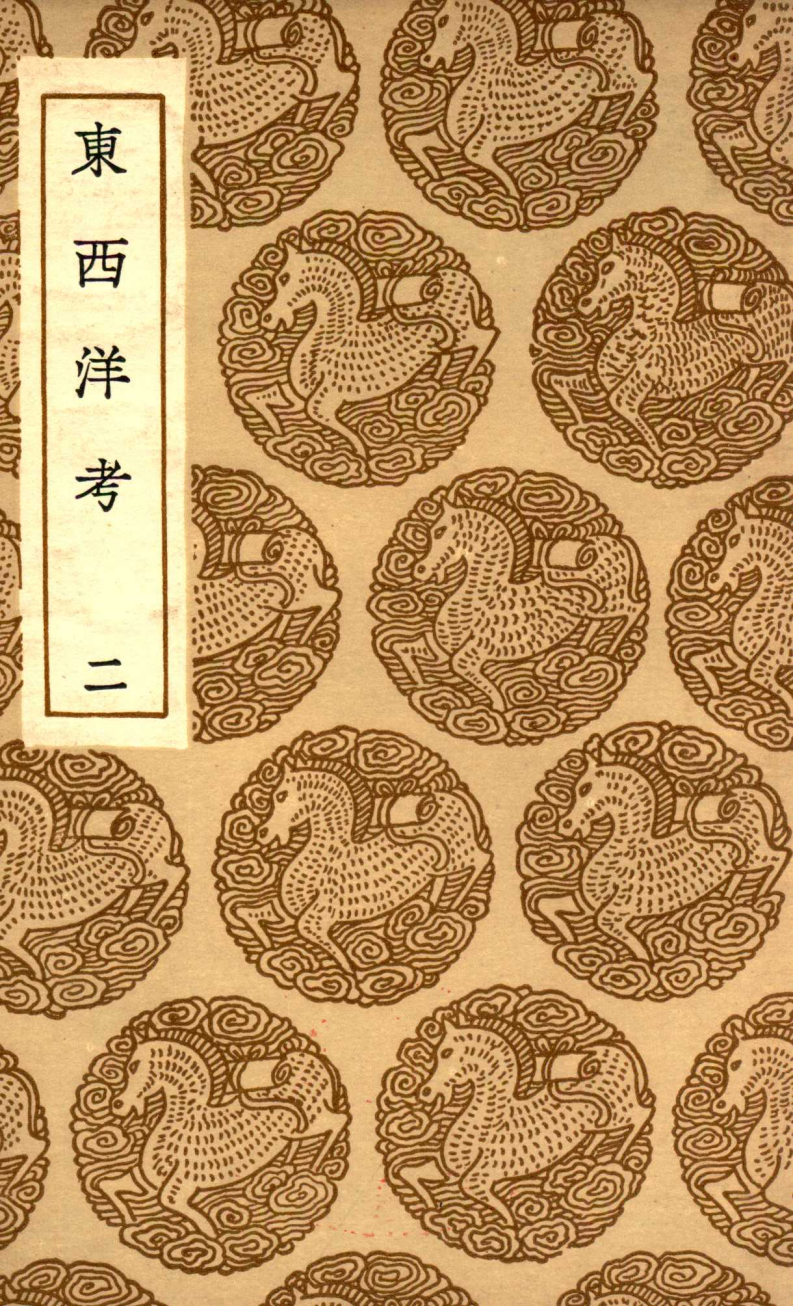


東
西
洋
考
二





東 西 洋 考
(二)

張 燮 著

東西洋考卷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遞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乃立宗女臺與爲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相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倭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唐咸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復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真人栗田請從諸儒授經。副使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真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開元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宋時屢遣僧入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願。畀肄業。歷二十餘年。宋時屢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僧裔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圖籍。裔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覆水晶爲軸。裔然詣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之。景

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
 至天台國清寺願畱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
 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
 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
 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復有倭人風飄而至者詔並給錢米遣歸國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
 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風飄而至者詔並給錢米遣歸國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
 不至嗣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元史曰敗卒於閩脫歸言官軍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
 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新附終元世竟不通
 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然亦不能爲寇
 然亦不能爲寇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卽來毋患
 苦吾邊不能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
 也秩曰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奉
 表稱臣入貢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
 逐從之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臻太平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獨倭夷風伏海島時因風
 寇不可得也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請令沿海添造快船巡徵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
 上善其言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
 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
 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
 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詔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
 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

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期。期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冊封。頃之，我兵獻海

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

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吾

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山島，傳烽杳至，榮卒精兵疾馳望海塢，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榮發伏出戰，遣奇兵詣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

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

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羈縻而已。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廬，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

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卻貢，竟從中格。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

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

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其酋，諸酋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

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兼道先素卿至，俱畱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

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躡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

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

者卻勿受。夷性婪，鯁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啊喝官府逐寇，兵出則陰泄之。

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構爲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時特設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紘。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紘疏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紘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拮据粗有成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爲將。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相嵩貴。華頤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於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爲參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逐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漳志曰。三十六年。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散處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延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楊宜旣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彊。徐海後至。與東合。勢雄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衆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戰女牆上。更四十

餘日乞援於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牘。請犒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神銃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構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兩浙暫平。李文定曰。海奔據沈莊。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逋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艤幢巢五島中。奸商王澈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爲導。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爲言曰。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游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澈入見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澈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宗憲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李遂至如皋。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

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其寇閩最
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賊大潰江北倭悉平
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漳志曰張璉僞號襲陷雲霄城屯住十餘日
草寇乘風璉又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橫嶼阻水爲營官軍踰年莫
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每至
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酒罷輒督兵行數十
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尙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
四將雄據海上久之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戊午冬遣兵剿捕維等率衆拒敵由
衆由詔安漳浦取道漸山進擊八九都接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珍等益橫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
張維復叛巡海道周賢宣檄鄧士元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
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游追至漳浦大
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於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時廣中倭亦爲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自東南中倭以來
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
句引入犯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門竝據要路爲淫暴於國萬歷
十四年平信長爲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爲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
爲業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穎異常因畱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爲大

將已而信長爲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爲關白。倭奴旣盛。散入諸國間。萬歷初。使臣封琉球。聞中山王往往爲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閩撫以聞。朝議置脞。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王李昭聞變。恒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爲倭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師皆沒。上震怒。以宋應昌爲經略。率大將軍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貢。顧養謙孫鑛相繼爲總督。俱掣肘不得展。中朝力陳其僞。章滿公車。大司馬持之堅。上爲下御史曹學程於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敢言。乃遣臨淮勳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冊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還。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乘釜山漸弛。作攻復之計。爲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檄旁午。和議訖不成。上始暴大司馬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邢玠爲經略。楊鎬爲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破清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和也。倭窘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圍出戰。我師敗歸。鎬坐奪職。萬世德爲經理。無何。秀吉死。倭人反。首拔舍而還。世德追破之。斬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劫者。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遺刁斗憂。而富人射利之徒。又詭給別引。挾重貨走倭。覬其厚直。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上俞廷臣議。嚴越販。

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使爲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海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爲藁。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擁之去。其明年。倭酋村山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并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陷大金。春屯澎湖。大抵遭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顧當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爲風濤擊碎。流泊東涌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閩自戒倭後。請增置游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戎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爲不侵不叛之外國。雍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令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遭風至日本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辭甚雕刻。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膚淺。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國不習戰。圖物者。突開東南幾番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裂耳。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安藝。出

次大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信次小信次

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基博握槊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俗無盤俎藉以擲菓食用手舖之
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
姪上陸地者以棺槨親資就屍歌曰王以金玉布為衣左右佩銀繭八寸以多明貴賤○宋史曰
船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以書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人居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
五穀而少麥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為
姓尊為號至今王八十六尊次文武察吏皆世官忽勝尊次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
以尊為號次天八重尊次天武尊次天國常立尊次天勝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天魂尊次天利尊次天魂尊次天國狹槌尊次角
襲魂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國常立尊次天勝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天魂尊次天利尊次天魂尊次天國狹槌尊次角
日向宮安寧天第四子號神武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天皇次安寧天第四子號神武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皇次垂仁女又謂之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文之今號八蕃著薩有長足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次安寧天第四子號神武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聖元化天皇次敏達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
天皇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
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勝寶四年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武天皇次勝寶四年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武天皇次勝寶四年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遺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平勝寶四年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次天武天皇

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天內有山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大上天皇次
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內有山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大上天皇次
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
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一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
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郡十山陰道有丹波丹後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
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美竹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
路九波讀書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竺前竺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凡三州共統七十薩摩
凡九州共統九十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嶺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州共統七十薩摩
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飲食常用磁
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九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飲以鬚長曳
地男女治容者黑其齒會時蹲
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製國之鎮山永樂初御邪摩堆是倭王都處即魏阿蘇山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東奧州產黃
五龍山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平戶島元史曰太宰府西有一岐島議定會於一岐島再八角島盡日本
蒙古高麗聚快樂院續文獻通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樓閣相板關赤門關續文獻
東號相板西號赤門千丈溪續文獻通考曰二月
二關各有船數千隻千丈溪至千丈溪點齊選兵

物產

金銀僧齋然曰東奧州產黃金如意珠隋書曰色青大如雞卵青玉見南瑪瑙華夷考曰出日本生土
白紋如纒絲者咸妙琥珀充貢水晶宋時紅白三色水銀廣雅謂之靈液螺鈿宋時石硫黃宋時銅見一鐵
砑木不見熱者纔眞琥珀充貢水晶宋時紅白三色水銀廣雅謂之靈液螺鈿宋時石硫黃宋時銅見一鐵

見一錦。魏志曰：賁異文細絹。宋史曰：產絲蠶多花布。景初二年，獻斑布刀。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鑿之，其精也。屏風。宋時賁畫屏風，今亦有入中扇。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制天下遂視。漆一統志曰：以漆製器甚工，綴兩山墨談曰：泥金畫漆，椒。魏志曰：有橘椒，犀象。犀象多黑雉。見南山鼠。南史曰：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犀象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遣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不可測矣。宋史曰：交易用銅錢。

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顏師古曰：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瓜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爲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爲灣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廣東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歷二十九年冬，大舶頓至濠境，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灣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爲寇，欲通貢而已。當道謂不宜開端，李權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去。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還，諸夷在灣者尋共守之不許登陸始去。

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章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澎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酋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曰：宋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明詔哉？酋曰：善。乃爲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也。俾潘秀、郭震、齋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之大駭，白當道。繫秀於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旣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澎湖。時萬歷三十二年七月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夷遂伐木駕廠，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拏得一漁舟，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爲夷所虜，逃還。當事者已廉知其蹤，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旣與夷首謀，不欲自言其不售。第云：我國尙在依違而已。材官詹獻忠捧檄往，乃多攜幣帛瓜酒，覬其厚償。海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颺。夷視之如發蒙振落也。而宋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爲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略，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畱者，卽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璫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爲鼠輩所誑，錢旣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情爽氣，歎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露刃相語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

國甚憤殺賊。第爾等既說爲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鬪。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爲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噠、玻瓈器、及夷刀、夷酒、遣瑯。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掛帆還錦。秀、震、獻忠等。論死及戍有差。嗣奉旨使殷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爲細人所誤云。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桅。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窗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於中。其酋所居。及臥內。俱哆囉噠。蒙其四壁。每華商詣酋。守門者撞鐘爲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值酋臥。或別穴。則坐外閒以俟。傳見乃進。或爲設食。以一大片置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鬪。則爲華人左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令可畏。若輩牝雞耳。譏其不善鬪。未嘗以狸膏蒙其頭也。

萬歷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劫掠。船主苦之。

物產

金。

銀錢。

琥珀。

瑪瑙。

玻璃。

天鵝絨。

瑣服。

哆囉嗟。

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瓜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彼國既富。裹蹶華夷。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直。故貨爲紅夷所售。則價驟涌。

論曰。譬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齊騫。卽孤嶼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頸長。踰短。合之皆腹。毳背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象齒終焚。絕之。此爲時矣。